

弘明集卷第二

千八

梁

釋

僧祐

述

明佛論

一名神不滅論

弟

子

宗炳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佛咸以

我躬不閱遑恤于後萬里之事百年以外皆

不以為然況須彌之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

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宿緣絲邈億

劫乃報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實黃華之

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周孔書典自

堯至漢九州華夏曾所弗暨殊域何感漢明

何德而獨昭靈彩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

不能曠以玄覽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沒悲

夫中國君子明於禮義而闇於知人心寧知

佛心乎今世業近事謀之不臧猶興喪及之

況精神我也得焉則清昇無窮失矣則永墜  
無極可不臨深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  
奕形筭之淺而奕秋之心何嘗有得而乃欲  
率井蛙之見妄抑大猷至獨陷神於天牢之  
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之識燭幽冥之故既  
不能自覽鑒於所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  
明精闇向推夫善道居然宜修以佛經為指  
南耳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之實  
含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高言實理肅  
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風非聖誰說乎謹  
推世之所見而會佛之理為明論曰今自撫  
踵至頂以去陵虛心往而勿已則四方上下  
皆無窮也生不獨造必傳所資仰追所傳則  
無始也奕世相生而不已則亦無竟也是身  
也既日用無垠之實親由無始而來又將傳

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無邊之曠無始無終之乂人固相與陵之以自敷者也是以居赤縣於八極曾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羅萬二千天下恒沙閱國界飛塵紀積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獨安我而疑彼哉

十八

夫秋毫處滄海其懸猶有極也今綴彛倫於太虛爲藐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之所邇所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體天道以高覽蓋昨日之事耳書稱知遠不出唐虞春秋屬辭盡於王業禮樂之良

敬詩易之溫潔今於無窮之中煥三千日月以列照麗萬二千天下以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蓋於蠻觸之域應求治之麤感且寧乏於一生之內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論也若不然也何其篤於爲始形而略於爲神哉登蒙

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所編專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若老子莊周之道松喬列真之術信可以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守救麤之闕文以書禮爲限斷聞窮神積劫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層雲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者蓋謂至無爲道陰陽兩渾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常有

十八

三

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陰陽不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明無則以何明精神乎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麤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舜生於瞽瞍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

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  
麤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  
死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  
生死不革不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  
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瞳之質  
誕于頑瞽器均之身受體黃中愚聖天絕何  
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麤於在昔結因  
往劫之先緣會萬化之後哉今則獨絕其神  
昔有接麤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  
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鑒於此矣若使形  
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  
神困據有腐則其身或屬續臨盡而神意平  
全者及自牖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  
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  
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諸身夫五岳四

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岳唯  
積土之多瀆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  
水土之麤哉而感託巖流肅成一體設使山  
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  
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矣若  
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爲本何妙以言  
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盤於  
地聖之窮機賢之研微逮于宰賜莊嵇具札  
子房之倫精用所乏皆不疾不行坐徹宇宙  
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當  
復稟之以生隨之以滅耶又宜思矣周公郊  
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即問談者  
何以了其必空則必無以了矣苟無以了則  
文稷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齋三日必見所爲  
齋者寧可以常人之不見而斷周公之必不

見哉羸博之葬曰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不  
之非滅之謂矣夫至治則天大亂滔天其要  
心神之爲也堯無理不照無欲不盡其神精  
也桀無惡不肆其神悖也桀非不知堯之善  
知己之惡惡已亡也體之所欲悖其神也而  
知堯惡亡之識常含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  
千歲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所  
寬寧當復不稍滅其惡漸修其善乎則向者  
神之所含知堯之識必當少有所用矣又加  
千歲而勿已亦可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  
堯者也夫辰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蚌蛤  
應分至啓閉而鸞鴈龍蛇魴鳶出沒者皆先  
之以冥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厥羣有同見  
陶於冥化矣何數事之獨然而萬化之不盡  
然哉今所以殺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爲縲紲

千人

五

之罪者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  
由冥緣前邁而人理後發矣夫幽顯一也豐  
邁於幽而醜發於顯既無怪矣行凶於顯而  
受毒於幽又何怪乎今以不滅之神含知堯  
之識幽顯於萬世之中苦以創惡樂以誘善  
加有日月之宗垂光助照何緣不虛已鑽仰  
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劫之桀紂皆可徐成將  
來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少而汎心於清流  
者乎由此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  
起也皆由情兆今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皆  
精由情構矣情構於已而則百衆神受身大  
似知情爲生本矣至若五帝三后雖超情窮  
神然無理不順苟昔緣所會亦必循俯入精  
化相與順生而敷萬族矣況今以情貫神一  
身死壞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

澄不滅之本稟日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  
爲無欲欲情唯神獨照則無當於生矣無生  
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黃帝虞  
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轡  
升天龍潛鳥颺反風起禾絕粒弦歌亦皆由  
窮神爲體故神功所應倜儻無方也今形理  
雖外當其隨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  
至者河之出圖洛之出書堯英無裁而敷玄  
珪不琢而成桑穀在庭倏然大拱忽爾以亡  
火流王屋而爲烏鼎之輕重大小皆翕歛變  
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法  
身之極靈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朗物復  
何奇不肆何變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  
泉及風絕粒而已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偉分  
身涌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之黃虞

千八

大

姬孔神化無方向者衆瑞之奄曖顯沒既出  
形而入神同惚恍而玄化何獨信此而抑彼  
哉冥覺法王清明卓朗信而有徵不違顏咫  
尺而昧者不知哀矣哉夫洪範庶徵休咎之  
應皆由心來逮白虹貫日太白入昴寒谷生  
黍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人情而遠形天事  
固相爲形影矣夫形無無影聲無無響亦情  
無無報矣豈直貫日隕霜之類哉皆莫不隨  
情曲應物無遁形但或結於身或播於事交  
賒紛綸顯昧渺漫孰覩其際哉衆變盈世群  
象滿目皆萬世已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經  
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又云心爲法本心作  
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潔情必  
妙生於英麗之境濁情滓行永悖於三塗之  
城何斯唱之迢遞微明有實理而直䟽魂沐

想飛誠悚志者哉雖然夫億等之情皆相緣成識識感成形其性實無也自有津悟以來孤聲豁然滅除心患未有斯之至也請又述而明之夫聖神玄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絕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終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與物交不一於神雖以顏子之微微而必乾乾鑽仰好仁樂山庶乎屢空皆心用乃識必用用妙接識識妙續如火之炎炎相即而成燭耳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則情識之構既新故妙續則悉是不一之際豈常有哉使庖丁觀之必不見金牛者矣佛經所謂變易離散之法法識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然哉顏子知其如此故處有若無撫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校也今觀顏子之屢虛則知其有

之實無矣況自茲已降喪真彌遠雖復進趨大道而與東走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謬感遁天妄行彌非真有矣況又質味聲色復是情偽之所影化乎且舟壑潛謝變速奔電將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瞬息之頃無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為有乎甚矣偽有之蔽神也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藹然積則其照肅然彌厚則照而昧矣質其本明故加穢猶照雖從藹至昧要隨鏡不滅以之辨物必隨穢彌失而過謬成焉人之神理有類於此偽有累神成精麤之識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而窮本神矣泥洹之謂也是以至言雲富從而豁以空焉夫巖林希微風水為虛盈懷而往猶有曠然沉聖穆乎空以虛授人而不清心

樂盡哉是以古之乘虛入道一沙一佛未詎多也

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沾受萬有而與之爲緣乎又本虛既均何故分爲愚聖乎又旣云心作萬有未有萬有之時復何以累心使感

十八

而生萬有乎

答曰今神妙形麤而相與爲用以妙緣麤則知以虛緣有矣今愚者雖鄙要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而可盡知其本均虛矣心作萬有備於前論據見觀實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始之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冉求問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仰尋先際初自茫渺猶今之冉求耳今神明始創及羣生最先之祖都自杳

漠非追想所及豈復學者通塞所預乎夫聖固凝廢感而後應耳非想所及即六合之外矣無以爲感故存而不論聖而弗論民何由悟今相與踐地戴天而存踐戴之外豈有紀極乎禹之弼成五服敷土不過九州者蓋道世路所及者耳至於大荒之表暘谷濛汜之際非復人理所預則神聖已所不明矣況過此彌往渾瀚冥茫豈復議其邊陲哉今推所踐戴終至所不議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求昔之所始終至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亦一理相貫耳豈獨可議哉皆由冥緣隨宇宙而無窮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夫衆心稟聖以成識其猶衆目會日以爲見離婁察秋毫於百尋者資其妙目假日而覩耳今布毫於千步之外目力所匱無假以見而於察微避

十八

九

危無所少矣何爲以千步所昧還疑百尋之  
毫乎今不達緣本情感所置無以會聖而知  
取至於致道之津無所少矣何爲以緣始之  
昧還疑既明之化矣哉

或問曰今人云不解緣始故不得信佛此非  
感耶聖人何以不爲明之

答曰所謂感者抱升之分而理有未至要當  
資聖以通此理之實感者也是以樂身滯有  
則朗以苦空之義兼愛弗弘則示以投身之  
慈體非俱至而三乘設分業異修而六度明  
津梁之應無一不足可謂感而後應者也是  
以聞道靈驚天人咸暢造極者蔚如也豈復  
遠疑緣始然後至哉理明訓足如說修行何  
所不備而猶必不信終懷過疑於想所不及  
者與將隕之疾饋藥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

拔要求矢藥造構之始以致命絕夫何異哉  
皆由猜道自昔故未會無言致使今日在信  
妄疑耳豈可以爲實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  
感固無以感聖而尅明矣夫非我求蒙蒙而  
求我固宜虛已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往然  
後悟隨應來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冥極守是  
妄疑而不歸純歛枉者方將長淪惑網之災  
豈有旦期背向一差升墜天絕可不慎乎  
或問曰孔氏之訓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成仁仁之至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

千八

十

明無爲無爲之至也即泥洹之極矣而曾不  
稱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道欲  
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實之疑安得  
不生

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蘄乎亂洙泗所

弘應治道也純風彌潤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顏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禮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應儒以弘仁道在抑動皆已撫教得崖莫匪爾極矣雖慈良無爲與佛說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與盡言故弗明耳且凡稱無爲而無不爲者與夫法身無形普入一切者豈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也或問曰自三五以來暨于孔老洗心佛法要將有人而獻酬之跡曾不乍聞者何哉

千八

十一

答曰余前論之旨已明俗儒而編專在治跡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今又重敷所懷夫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爾時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朴弗離若老莊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於無生空衆性以照極者復以何道大道乎斯文沒矣世孰識哉史遷之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而能言或自言其名懿淵疏通其知如神旣以類夫大乘菩薩化見而生者矣居軒轅之丘登崆峒陟凡岱幽陵蟠木之遊逸跡超浪何以知其不由從如來之道哉以五帝之長世堯治百年舜則七十廣成太隗鴻崖巢許夸父北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畜積洋溢于時而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至寡闢子長之記又謂百家之言黃帝文不

雅馴措紳難言唯採殺伐治跡猶萬不記一  
豈至道之盛不見于殘缺之篇便當皆虛妄  
哉今以神明之君遊浩然之世攜七聖於具  
茨見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微  
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億劫之表哉廣成之言  
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即首楞嚴三昧矣得  
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即亦隨化升降爲飛  
行皇帝轉輪聖王之類也失吾道者上見光  
下爲土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隗之  
風稱天師而退者亦十號之稱矣自恐無生  
之化皆道深於若時業流於玄勝而事沒振  
古理隨文翳故百家所撫若曉而昧又搢紳  
之儒不謂雅訓遂令徇世而不深于道者仗  
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化困精神於  
永劫豈不痛哉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國偃人

十八

十二

而愛人郭璞傳古謂天毒即天竺浮屠所興  
偃愛之義亦如來大慈之訓矣固亦既聞於  
三五之世也國典弗傳不足疑矣凡三代之  
下及孔老之際史策之外竟何可量孔之問  
禮老爲言之關尹之求復爲明道設使二篇  
或沒其言獨存於禮記後世何得不謂柱下  
翁直是知禮老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代  
衆書飄蕩於存亡之後理無備在豈可斷以  
所見絕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對漢武劫燒  
之說劉向列仙敘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  
管窺於斯又非漢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  
衆而顯結誠幽微者寡而隱故潛感之實不  
揚於物耳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  
虎曰臨淄城中有古阿育王寺處猶有形像  
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虎使

者依圖搜求皆如言得近姚略叔父爲晉王於河東蒲坂古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遺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略迎覲於灊上比丘今見存新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哉所以不說

十八

十三

於三傳者亦猶于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或問曰若諸佛見存一切洞徹而威神之力諸法自在何爲不曜光儀於當今使精麤同其信悟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佛無覩故同其不信俱陷闡提之苦秦趙之衆一日之中白起項籍坑六千萬夫古今彝倫及諸受坑者誠不悉有宿緣大善盡不覩無一緣而悉積大惡而不覩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憊然畢同坐視窮酷而

不應何以爲慈乎緣不傾天德不邈世則不能濟何以爲神力自在不可思議乎魯陽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虎遠江而蝗避境猶皆心力橫徹能使非道玄通況佛神力融起之氣治藉之心以活百萬之命殊易夫納須彌於芥子甚仁於毀身乎一虎一鴿矣而今想焉而弗見告焉而弗聞請之而無救寂寥然與大空無別而於其中有作沙門而燒身者有絕人理而剪六情者有苦力役傾資寶而事廟像者頓奪其當年而不見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謂應在將來者則向六十萬命善惡不同而枉滅同矣命善惡雖異身後所當獨何得異見世珠品既一不蒙甄別將來浩蕩爲欲何望況復恐實無將來乎經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見及盲聾瘖瘂牢獄毒痛皆

得安寧夫佛遠近存亡有戒無戒等以慈焉此之有心宜見苦痛宜寧與彼一矣而經則快多是語實則竟無暫應安知非異國有命世逸羣者構此空法以脅異翼善交言有微遠之情事有澄肅之美純而易信者一已輸

身遂相承於不測而勢無止薄乎

十四

答曰今不覩其路故於夷謂險誠瞰其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唯佛則以神法道故德與道爲一神與道爲二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因而無造夫萬化者固各隨因緣自作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稱佛云諸法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曰爲可不由緣數越宿命而橫濟也蓋衆生無量神功所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耳譬之洪水四凶瞽頑象傲皆化之固然堯舜弗能易矣而必各依

其崖淥水流凶允若克諧其德豈不大哉夫佛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盡於濟主之俗敷化於外生之世者耳至於因而不爲功自物成直堯之殊應者耳夫鍾律感類猶心玄會況夫靈聖以神理爲類乎凡厥相與冥

違於佛國者皆其烈志清神積劫增明故能感詣洞徹致使釋迦發暉十方交映多寶涌見燈王入室豈佛之獨顯乎哉能見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應供之運而域乎禹績之內皆其誠背于昔故會乖于今雖復清若夷齊

十八

十五

貞如柳季所志苟殊復何由感而見佛乎況今之所謂或自斯已還雖復禮義熏身高名馥世而情深于人志不附道雖人之君子而實天之小人靈極之容復何由感映豈佛之偏隱哉我弗見矣若或有隨緣來生而六度

之誠發自宿業感見獨朗亦當屢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復何由相知乎然則麤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已之不曜於光儀而疑佛不見存哉夫天地有靈精神不滅明矣今秦趙之衆其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地而不滅起藉二將豈將頓滅六十萬神哉神不可滅則所滅者身也豈不皆如佛言常滅羣生之身故其身受滅而數會於起藉乎何以明之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至于雞彘犬羊之命皆乾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充身暴同蛛蟻爲網矣鷹虎非搏噬不生人可飯蔬而存則虐已甚矣天道至公所布者命寧當許其虐命而抑其冥應哉今六十萬人雖當美惡殊品至於忍咀羣生恐不異也美惡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實殊害生同矣故受

害之日固亦可同今道家之言世之所述無以云焉至若于公邴吉虞怡德應于後嚴延年田蚡晉宣殺報交驗皆書于魏漢世所信覩夫活人而慶流子孫況精神爲殺活之主無殃慶於後身乎殺活彼身必受報已身況通塞彼神而不榮悴於已神乎延年所殺皆凡等小人竇嬰王陵宰牧之豪賢不殊貴賤異其致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王不二矣豈非天道至平才與不才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貴賤故耶然則肫魚雖賤性命各正於乾道矣觀大鳥之迴翔十八小鳥之啁噍葛盧所聽之牛西巴所感之鹿情愛各深於其類矣今有孕婦稚子於斯而有剗而剔之燔而炙之者則謂冤痛之殃上天所感矣今春獵胎孕燔殖羔雛亦天道之所一也

豈得獨無報哉但今相與理緣於飲血之世  
改漁非可頓絕是以聖王庖厨其化蓋順民  
之殺以滅其害踐庖聞聲則所不忍因豺獺  
以爲節疾非時之傷孕解罝而不網明含氣  
之命重矣孟軻擊賞於繫鐘知王德之去殺  
矣先王撫鹿救急故雖深其仁不得頓苦其  
禁如來窮神明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殺爲  
衆戒之首萍沙見報於白兔釋氏受滅於昔  
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窈窕精深迂而不昧  
矣若在往生能聞于道敬修法戒則必不墜  
長平而受坑馬服矣及在既墜信法能徹必  
超今難若緣疊先重難有前報及戒德後臻  
必不復見坑來身矣所謂瀑神功於窮迫以  
拔冤枉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至矣今雖有  
世美而無道心犯害衆命以報就迫理之當

千八

十七

也佛乘理居當而救物以法不蹈法則理無  
橫濟豈佛無實乎譬之扁鵲救疾以藥而不  
信不服疾之不瘳豈鵲不妙乎魯陽耿恭遠  
祖九江所以能迴口飛泉蟲虎避德者皆以  
烈誠動乎神道神道之感即佛之感也若在  
秦趙必不陷於難矣則夫陷者皆已無誠何  
由致感於佛而融治起藉哉夫以通神之衆  
萃窮化之堂故須彌可見於芥子之內耳又  
雖今則虎鴿昔或爲人嘗有緣會故值佛嘉  
運投身濟之割股代之苟無感可動以命償  
殺融治之奇安得妄作吹萬之死咸其自己  
而疑佛哉夫志之篤也則想之而見告之斯  
聞矣推周孔交夢傳說形求實至今悠隔  
傳巖遐岨而玄對無礙則可以信夫潔想西  
感覩無量壽佛越境百億超至無功何云大

空無別哉夫道在鍊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  
祝形燒身厲神絕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  
豈有負哉契濶人理崎嶇六情何獲于我而  
求累于神誠自剪絕則日損所情實漸于道  
苦力策觀顧資賈居未幾有之俄然身滅名  
實所收不出盜跨構館栖神象淵然幽穆形  
從其微神隨之遠微則應清遠則福妙盜跨  
與道孰爲優乎頓奪其當年所以超升潛行  
協于神明福德彰於後身豈能見其所得哉  
夫人事之動必貫神道物無妄然要當有故  
而然矣若使幽冥之報不如向論則六十萬  
命何理以坑乎旣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今  
戰國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龍顏而帝列  
地而君英聲茂實不可稱數同在羿之彀中  
獨何然乎豈不各是前報之所應乎旣見福

十八

十八

成於往行則今行無負於後身明矣見世殊  
品旣宿命所甄則身後所當獨何容濫經之  
所竒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有嘉會故  
其遇若彼今曾無暫應皆咎在無緣而反誣  
至法空構嗚呼神鑒孔昭侮聖人之殃亦可  
畏也敢問空構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  
夫聖無常心蓋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死  
神滅但當一以儒訓盡其生極復何事哉而  
誑以不滅欺以成佛使燒祝髮膚絕其脾合  
所遏苗裔數不可量且夫彥聖育無常所或  
潛有塞矣空構何利而其毒大若知非聖賢  
之爲矣若人哉樊須之流也則亦斂身周孔  
畏懼異端敢妄作哉若自茲已降則不肖之  
倫也又安能立家九流之外增徽老莊之表  
而照列於千載之後龍樹提婆馬鳴迦旃延

法勝山賢達摩多羅之倫曠載五百仰述道訓大智中百論阿毗曇之類皆神通之才也近孫綽所頌耆域健陀勒等八賢支道林像而讚者竺法護于法蘭道邃闢公則皆神映中華中朝竺法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尸黎十八蜜羣公高其卓朗郭文舉廓然邃允而所奉唯佛凡自龍樹以達寧皆失身於向所謂不肖者之詫乎然則黃面夫子之事豈不明明也哉今影骨齒髮遺器餘武猶光于本國此亦道之證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嗜欲類深皆以厥祖身立佛前累葉親傳世祇其實影跡遺事昭化融顯故其裔王則傾國奉戒四衆苦徹死而無悔若理之詭暖事不實竒亦豈肯傾已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物無實聲出來往則古今來者何爲苦身

離欲若是之至往而反者宜其沮懈而類皆更篤乎粗可察矣論曰夫自古所以不顯治道者將存其生也而苦由生來昧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苦導以無生無生不可頓體而引以生之善惡同善報而彌升則朗然之盡可階焉是以其道浩若滄海小無不津大無不通雖邈與務治存生者反而亦固陶潛五典勸佐禮教焉今世之所以慢禍福於天道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豈妄說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顏冉天疾厥胤蔑聞商臣考終而莊則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理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世而報夫何異哉但因緣有先後故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早

晚者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曰  
玄極不易之道哉夫人理飄紛存沒若幻籠  
以百年命之孩老無不盡矣雖復黃髮鮐背  
猶自覺所經俄頃況其短者乎且時則無止  
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邊皆一瞬一閱

千八

二十

以及今耳今積瞬以至百年曾何難及而又  
鮮克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  
遐之實矣何爲甘晷腐於漏刻以枉長存之  
神而不自踈於遐遠之風哉雖復名法佐世  
之家亦何獨無分於大道但宛轉人域囿于  
世路故唯覺人道爲盛而神想蔑如耳若使  
迴身中荒升岳遐覽妙觀天宇澄肅之曠日  
月照洞之奇寧無列聖威靈尊嚴乎其中而  
唯唯人羣忽忽世務而已哉固將懷遠以開  
神道之想感寂以昭明靈之應矣昔仲尼修

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  
天下與魯俱小豈非神合於八遐故超於一  
世哉然則五經之作蓋於俄頃之間應其所  
小者耳世又何得以格佛法而不信哉請問  
今之不信爲謂黔首之外都無神明耶爲之  
亦謂有之而直無佛乎若都無神明唯人而  
已則誰命玄鳥降而生商孰遺巨跡感而生  
棄哉漢魏晉宋咸有瑞命知視聽之表神道  
炳焉有神理必有妙極得一以靈非佛而何  
夫神也者依方玄應不應不預存從實致化  
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後訓乎然則其法之  
實其教之信不容疑矣論曰羣生皆以精神  
爲主故於玄極之靈咸有理以感堯則遠矣  
而百獸舞德豈非感哉則佛爲萬感之宗焉  
日月海岳皆有朝夕之禮秩望之義況佛之

千八

主

道衆高者窮神於生表中者受身於妙生下  
則免夫三趣乎今世教所私致治於一生之  
內夫玄至者寡順世者衆何嘗不相與唯習  
世情而謂死則神滅乎是以不務邈志清遐  
而多循情寸陰故君子之道鮮焉若鑒以佛  
法則厥身非我蓋一總逆旅耳精神乃我身  
也廓長存而無已上德者其德之暢於已也  
無窮中之爲美徐將清升以至盡下而惡者  
方有自新之迴路可補過而上遷是以自古  
精羸之中潔已懷遠祇行於今以擬來業而  
邁至德者不可勝數是佛法之效矣此皆世  
之所壅佛之所開其於類豈不曠然融朗妙  
有通塗哉若之何忽而不奉乎夫風經炎則  
暄吹林必涼清水激濁澄石必明神用得喪  
亦存所託今不信佛法非分之必然蓋處意

則然誠試避心世物移映清微則佛理可明  
事皆信矣可不妙處其意乎資此明信已往  
終將克王神道百世先業皆可幽明永濟孝  
之大矣衆生沾仁慈之至矣凝神獨妙道之  
極矣洞朗無礙明之盡矣發軔常人之心首  
路得轍縱可多歷劫數終必逕集玄極若是  
之奇也等是人也背轍失路踳躑長往而求  
沒九地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懿  
聖復育愚鄙上則諸佛下則蜎飛蠕動乎皆  
精神失得之勢也今人以血身七尺死老數  
紀之內既夜消其半矣喪疾衆故又苦其半  
生之美盛榮樂得志蓋亦何幾而壯齒不居  
榮必懼辱樂實連憂亦無全泰而皆競入流  
俗之險路諱陟佛法之曠塗何如其智也世  
之以不達緣本而悶於佛理者誠亦衆矣夫

緣起浩汗非復追想所及夫得所關無理以感即六合之外故佛而不論已具前論請復循環而伸之夫聖人之作易天之垂象吉凶治亂其占可知然原其所以然之狀聖所弗明則莫之能知今以所莫知廢其可知逆占違天而動豈有不亡者乎不可以緣始弗明而背佛法亦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素存夫人在胎孕至于孩齔不得謂無精神矣同一生之內耳以今思之猶冥然莫憶況經生死歷異身昔憶安得不亡乎所憶亡矣而無害神之常存則不達緣始何妨其理常明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問事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以一生之內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曰有問非其實理之

十八

二十三

感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佛家之說衆生有邊無邊之類十四問一切智者皆置而不答誠以答之無利益則墮惡邪然則稟聖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絕食其所應如渴者飲河挹洪流以盈已豈須窮源於崑山哉凡在佛法若違天破理不可得然則疑之可也今無不可得然之破而有順天清神之實豈不誠然哉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患禍發於時事災沴奮於冥昧雖復雅貴連雲擁徒百萬初自獨以形神坐待無常家人嗃嗃婦子嘻嘻俄復淪爲惚恍人理曾何足恃是以過隙宜競賒謗冥化縱欲侈害神既無滅求滅不得復當乘罪受身今之無賴羣生蟲豸萬等皆殷鑒也爲之謀者唯有委誠信佛託心履戒以援精神生蒙靈援死則清升清升無已逕

將作佛佛固言爾而人侮之何以斷人之勝  
佛乎其不勝也當不下墜彼惡永受其劇乎  
嗚呼六極苦毒而生者所以世無已也所聞  
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類多神意安定有危  
迫者一心稱觀世音略無不蒙濟皆向所謂  
生蒙靈援死則清升之符也夫萬乘之主千  
乘之君日昃不遑食兆民賴之於一化內耳  
何以增茂其神而王萬化乎今依周孔以養  
民味佛法以養神則生爲明后沒爲明神而  
常王矣如來豈欺我哉非崇塔侈像容養濫  
吹之僧以傷財害民之謂也物之不窺遠實  
而觀近弊將橫以詬法矣蓋尊其道信其教  
悟無常空色有慈心整化不以尊豪輕絕物  
命不使不肖竊假非服豈非導之以德齊之  
以禮天下歸仁之威乎其在容與之位及野

十八

二十四

澤之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濟其精神哉昔遠  
和尚澄業廬山余往憩五旬高潔貞厲理學  
精妙固遠流也其師安法師靈德自奇微遇  
比丘並含清真皆其相與素洽乎道而後孤  
立於山是以神明之化遽于巖林驟與余言  
於崖樹澗壑之間暖然乎有自言表而肅人  
者凡若斯論亦和尚據經之旨云爾夫善即  
者因鳥跡以書契窮神與人之頌緹縈一言  
而霸業用遂肉刑永除事固有俄爾微感而  
終至冲天者今無陋鄙言以警其所感奄然  
身沒安知不以之超登哉

弘明集卷第二

音釋

[illegible]